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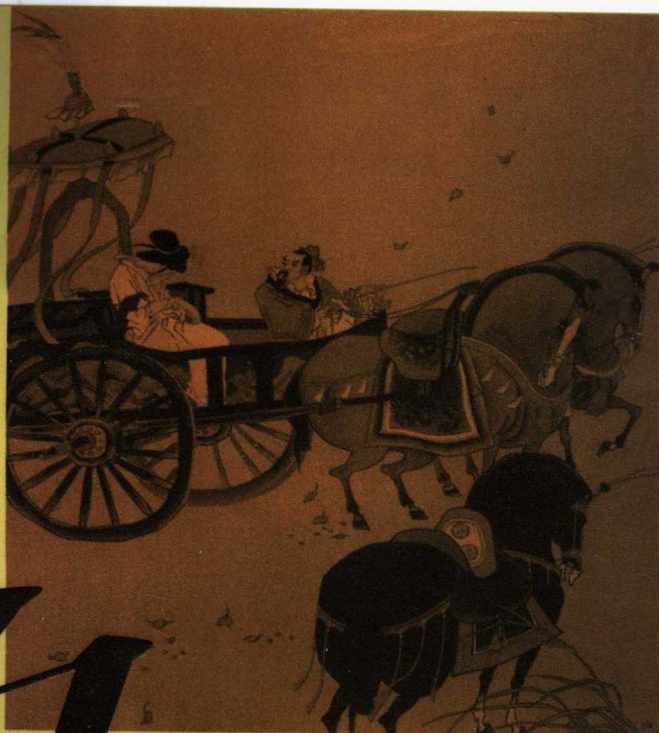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

陈道阔

著

gaugluren

昆仑出版社



钩心

夫人





钩心

夫人
陈鹤良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钩弋夫人 / 陈道阔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6
ISBN 7-80040-844-2

I. 钩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7624 号

书 名: 钩弋夫人

作 者: 陈道阔

责任编辑: 余天宝

封面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吴 婷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 - mail 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

印 张: 27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844-2/I·629

定 价: 3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)

那是大汉太初元年（公元前一〇四年）春夏之间的一个中午，河间韩亭驿（河北献县）山中，绿肥红瘦，溪鸣鸟语，一个二十啷当岁的青年书生背着装书册的竹筐，悠悠地吹着口哨，顺着林木葱茏的山间小路，彳亍于走上来。

当朝太史令司马谈的公子司马迁，生得高挺俊逸，秀目长眉。当他放下书筐，站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背手纵目的时候，真可谓玉树临风，大雅绝俗。

云雾飘扬，清流淙响。司马迁顿有凌虚升腾之感。

自从三年前离开长安，他西游崆峒，云踪巴蜀，遗迹湘楚，东临丰沛，北访碣石，几乎游历了大汉的整个版图。而楚汉相争的每一个著名战场和那一时期风云人物的故乡桑梓，更是他致力躬亲、孜孜笔录的基本内容。

归程的河间韩亭驿，是百年前秦皇和当今天子刘彻屡屡寻仙封禅的必经之道。司马迁举目四望，空山无语，万籁绝声，乱石合沓，野花满眼，真令人心旷神怡。唉，神仙未必都海上，此处风物胜瀛台！

他放下筐笈，从里面拿出长箫，拂花草而危坐，伴泉响而和声，瘦削的十指轻盈弹跳，自个儿吹奏起来。

三叠《秦楼月》，万里风鹏意。司马迁自我陶醉在这空谷传响的旋律之中。

鍾

人

亦

民

1

钩弋夫人



一曲终了。咦？他隐隐觉得周遭有异。他凝眉细听。嗯？！一颗弹粒击在头顶，滚在地上。他低头一看，是一粒刚刚吃过的桃核！

谁？他抬起头来搜看。又是一粒桃核，不偏不倚，准确地正中鼻尖！

他不觉抹了下鼻梁，凝眉巡视，大感惊异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群山鼓噪，整个山林如涛如涌地掀荡起来，但见群猴飞跃，落叶纷下。好一群猢猻哩！司马迁自个哧哧地窃笑起来。

啊？又有一粒桃核有力地击在额头。司马迁擦拭着额头，抬眼看。

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——大约六七岁吧，和猴子们一般身个也像猴子们一样蹲在树梢，向他扮着怪脸哩。他吓得傻住了，不敢出气。可那小女该将怀里的桃子冰雹似的倾泼下来，群猴也飞瀑般地下树，取了司马迁筐笈中的书册，在小女孩放纵的大笑中，飘忽散去，无影无踪。只有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，在山中久久传响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司马迁愣住了。当他回过神来，发现三年来的苦苦笔录空空如也，顿时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：“我的册子！我的册子！我的册子呀……”

除了他凄厉的回声，只有悠悠白云，沙沙落叶。

顺着小径，失魂落魄的司马迁背着好像特别沉重的空竹筐，左顾右盼，东张西望，惶惶地走着，危机四伏的样子。

前面出现一缕蓝蓝的炊烟。

司马迁想，那混迹猴群里的小女孩，应该与这淡淡的烟霞有关吧。一种侥幸心理，使他猛然间来了精神。

一圈竹篱，两座瓦舍，门面简陋清洁。绿绿葱葱的山果压枝，瓜豆满架，远绝尘寰，俨然世外人家。院子里的一片浓云般的青梅架下，一老翁与一老姬就着石桌石凳，一酒一茶，正饶有兴味地对弈。黑白两子，时一落下，发出叮当脆响，在司马迁听来，似有钟磬之

声，管弦之韵。

司马迁放下空空的筐笈，上前施礼道：“晚生龙门司马子长拜见老丈人！”

老翁和老姬衣着整洁，形貌雍贵，并不站起来，只扭过头来和蔼地颌首一笑，又看棋盘去了。

“敢问一个小女……”

说话间，一团红光一闪，那个小女孩提着一篮桃子，往石桌上一放，双手叉腰，看着司马迁挤眉弄眼，得意地怪笑。

“我的册子！”司马迁忘形了，摊着双手要账似的急切切地抖着问，“我的册子呢？”

小女孩笑眯着睫毛特长的黑黑的眼睛，生动得像两只跳动的小蝌蚪，鬼鬼祟祟地指指司马迁的背后。

司马迁回过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差点喊叫起来。

一群猴子环坐在后，人手一本，有的捧册，有的按卷，不知认得几个字，专心地拜读他司马先生的“杰作”哩，嘴巴翕动，似乎念念有词。有些没有册子的，攀在有册子的肩上“借光”，像那二乔共读的古老佳话，很入神用功的样子。

“你这个小猴儿呀，”老翁嗔笑道，“不得无理！”

小女孩朝司马迁搔了下鼻子，向猴们喊了句什么，猴们像听到下课铃响的小学生，一反刚才的温文尔雅莘莘态，将卷册野蛮地扔到司马迁面前，发一通呐喊，迫不及待地奔涌出园，一片片红屁股像一团团火把消失在野外。

司马迁心疼地检看卷册，爱惜地拍着尘土，往筐子里装。

茫茫历史深处，秦汉之间，虽然蒙恬的毛笔、高奴的洧水（石油）炼的墨已被广泛应用，蔡伦的造纸术也在这个时候初具规模，但文书仍以竹编为主，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。

小女孩似乎知道闯祸了，蹭过来帮司马迁整理书册，噘着嘴且怨且哀地小声说：“人家想看书嘛！”

小女孩身上辐射着一种太阳花的馨香，凝着长眉噘着小嘴定

鍾

氏

木

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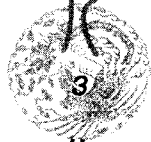
3

鈎

弋

夫

人



定地看着司马迁。这副特别让人怜爱的神情，把司马迁逗得扑哧笑了：“它们看得懂吗？”

小女孩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少了么？”

“没少。”司马迁情不能忍地点着这个小野丫头光洁的额，“你这个调皮的小猴子！”

老姬走过来，有些歉意地说：“这位小郎子，想必是远游之人，误入山中，也是我们有缘啊。就到寒舍住下吧。”

司马迁抬头看看天。太阳刚刚偏西。他站起来准备告辞。

“你别走了。”老翁笑呵呵地说，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离韩亭已是三十里，离下一亭赞皇也是三十里，深山多虎狼，想你这个文弱书生，不是夜行客吧！”

“别走嘛！”小女孩牵着司马迁的衣襟，仰着脸满眼企求，“我们不再惹你生气嘛！”

“好吧。”司马迁觉得这个小女孩挺逗的，笑道，“‘我们’呢，你是小猴子呀？”

小女孩居然美美地直点头。

尽管小女孩叽叽喳喳地喊着“爷爷”“奶奶”，但在老姬安排床榻时，司马迁发现这形若祖孙三口的老小并非一家。若即若离的两户门楣，外看简陋，其实庭院深阔。一童二仆，奔走里外。珠帘翠幕，缎帐丝帷，窗明几净，似是素封。老翁独居西舍，老姬与小女住在东屋。及至深相寒暄互报家门时，两位老人也只说为避兵燹，结庐于此，相依为命，语多隐涩。

晚餐倒是在一起共用。老翁乐呵呵地抱来一坛佳酿，老姬亲自下厨，很麻利地做出一桌菜肴，小女孩端上洗净的水果。

老姬告诉司马迁，这个小丫头今年六岁了，是赵王室遗孤，五年前在山里猴群中找到的。那时候是一只母猴抱着她哩，她从小就没有亲人。要说有，就是猴子。

看着这个眼睛像会说话、楚楚可爱的小女孩，司马迁顿起惻隐

之情。可小女孩像是听别人的故事，笑弯着调皮的两眼，很幸福地往老姬身边偎。

酒是好酒。司马迁好酒，感觉从没饮过这么爽口的甘醇。待到酒酣耳热之际，司马迁讲起自己云鹤三年的感想，楚放秦逐，沛杰淮雄，鸿门垓下，吕王人彘，出将入相，一发而不可收……讲者语词亢张，声情并茂，滔滔有趣；听者一愣一愣的，或颌首顿悟，或击节浩叹。

“王翦后人如何了？”老姬不经意地问。

司马迁牛饮了一口，不乏敬畏之情地说：“王翦的曾孙王廷高乃当朝卫尉，敕封虎翼将军，正被皇上宠信哩！”

“啊？”老翁看着老姬摇摇头，很是愤愤不平，“王翦祖孙协暴秦灭六国，杀伐多矣，后世何得久居高位？天道何等不公啊！”

司马迁夸张地愣起眼，一副谈虎色变：“老人家有所不知，王廷高得乃祖家传，武功盖世，有暴虎冯河之力，万夫不挡之勇哩！”

老姬端起碗，邀司马迁饮酒，淡淡一笑：“公子也不过是皮相者吧。”

小女孩像一只小猫依着老姬盘腿而坐，只在吃桃子，大睁着乌亮乌亮的眼睛，分外专神地听。这样子是一副很惊讶的情态。

司马迁每晚都要做些笔录的。酒阑席终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闪烁的烛光下，司马迁开砚命笔，想写点什么。他想起已成文的《伯夷列传》。在那篇文章里，他对“颜回贫夭而盗跖寿终”大发感叹：所谓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“余甚感焉”，但看看这两位老者，典型的“岩穴之士”，倒活得何等的优哉游哉哩！

当时写那篇文章时，是看到潇洒庙堂的东方朔“避世金马门，何必深山中”的“狂人”“大隐”风范。唉，不到韩亭驿，哪得隐者情啊。他想写一篇《避隐列传》了。

轻轻的剥啄叩门声。司马迁走过去打开门一看，小女孩两眼眯成两弯曲线，怕光似的，仰脸站在门口，笑盈盈地。

鍾

人

亦

人

5

钩弋夫人

“这么晚了，”司马迁勾下腰，小声说，“还不睡觉？”

“马哥哥，”小女孩一脸乞求，“我要听你讲古。”

“明天再讲吧。”

“不哩。”

“爷爷奶奶不管你呀？”

“他们在下棋。”

“唉，”司马迁无可奈何地让她进来，“马哥哥不会讲古啊。”

“你会！”小女孩抱着司马迁的胳膊连蹦带跳地往里走，伸手就抓摆在案上的毛笔。

“你会写字吗？”

小女孩摇头。

“我教你写，写你的名字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小猴子。”

“叫这么个名字？”司马迁点着她的额头笑，“真是个小猴子！”

“人家就叫小猴子嘛！”

她发现硯中朱砂红红的，很新奇，在手心点了个红点，举起来让司马迁看。司马迁拿起朱笔，在她的眉心细细地画了个红点。

“嘿！”她笑了一声，抓起台子上的一把铜镜叫，“一定好好看！我要让爷爷奶奶看！”

“自个去山鸡舞镜吧！”司马迁看着小女孩笑。

“哼！”小女孩扮个怪脸，跑出来直奔大厅。

两位老人确在大厅里下棋，却与人们常见的弈局大不相同。二人面若冰霜，神情冷冽。老翁在空空的中央放下一粒黑子，说：“中天成象！”老姬在角处下一白子，应道：“窥伺华阳！”老翁下一子：“隔断六宫！”老姬落下一子，将一片黑子取出，开心地笑：“我取柏梁了！”

小女孩扬着铜镜跑过来，欢天喜地地笑眯着眼：“看啊！你们看我嘛！”

空山沉寂，时有鸟兽声。是因为连日奔走太累了吧，司马迁这一夜睡得少有的甜甜。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。他打开门窗，发现小女孩早站在门口，嘴里像含着块饴糖，笑得甜津津的，不说话，小哑巴似的，朝司马迁指点自己的眉心。

昨晚那个红点，早起洗脸时洗掉了。

“不画江山画美人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！”司马迁叹口气，自个解嘲地笑，回到桌案前，给小女孩点眉心。

小女孩眯着眼，幸福得全身都在颤抖。

“马哥哥走了谁给你点呢？”

“马哥哥不要走嘛！”

“那怎么可能呢？”

吃早点时，老翁老妪表现出让司马迁颇感不安的谀态，说他俩要下山两三天时间，请司马公子暂留三日，帮他们照顾一下幼女。司马迁爱上了深山的幽静，正想留连数日哩，便一口应承下来。

两位老人走后，司马迁发现这小女孩根本用不着自己操心，因为不论白天和晚上，小女孩总是与猴群在一起。爬树采果，小女孩比猴们还要轻捷；到了夜里，司马迁担心小女孩害怕哩，悄悄地趴着窗户看，哪知她的房里户外，全成了猴的天下。一只明显的猴王体壮粗硕，端坐在屋脊上，完全是君临天下的威风。小女孩的枕边，蹲着一只似有洁癖的猴，毫毛莹莹发亮，仔细地翻弄小女孩的头发，搜寻根本不存在的虱子，那神情像一位多愁善感忧心忡忡的老母亲。

满山的野花。司马迁编出些花冠、花链，将小女孩打扮得“花团锦簇”。

“看啰！”司马迁牵着小女孩的手，欢喜地赞叹，“我们的新嫁娘好美啊！”

小女孩仰着脸问：“什么叫新嫁娘啊？”

“新嫁娘，就是你长大了嫁一个男人，和那个男人一起生活。”



“马哥哥是男人吗？”

“当然是啦。”

“我就嫁给马哥哥！”

司马迁抱起小女孩转圈：“哈哈！我的小嫁娘啊！”

小女孩笑得咯咯地：“马哥哥，别转了，我要尿尿了！”

第三天，老翁老妪回来了。去时各背着一个行包，回来还是各背一个行包，不见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。但从他俩的颜色看，喜气洋洋，似了了一桩很大的心事。

“嘻嘻！”在路口相逢时，老翁冲小女孩直乐，“看啦，我们小猴子花枝招展，好漂亮呀，像个新嫁娘啊！”

小女孩大言不惭地宣布：“我是马哥哥的新嫁娘！”

“哎呀，好不害羞啊！”两个老人哈哈大笑。

司马迁也乐了：“小妹妹啊，等你长大嫁人的时候，你的马哥哥早该老死啰！”

“不会的。”小女孩凄凄艾艾望着老翁老妪，似向两位老人求助。

两位老人到底下山做了什么，在司马迁心中一直是个谜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他俩此行和统兵亡赵的秦将王翦祖孙以及赵国王室似乎有关。当时，老翁从包里拿出一个璀璨耀目的小亮钩，在小女孩面前晃，像钓鱼：

“小猴子，喜欢吧？”

小女孩抢到手上一看，是一枚小玉钩。

“你司马哥哥见多识广，”老妪说，“能不能认得出来呀？”

司马迁接过来看。一个很奇怪的玉钩：色泽碧紫相幻，形状如弋如钩。迎着阳光，弯若虹蜃；放在掌心，隐隐似一条有生命的肉虫在蠕动。司马迁很感怪异。

老翁说：“先生知道，赵多信士，多美人，也多瑰宝。和氏璧自蔺相如后张扬朝野，天下人都想得到它。秦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灭六国破邯郸时，为得和氏璧，坑杀五姓，伏尸九千。秦暴既除，



王氏必败，赵家故物，可以真正归赵了。”

司马迁有些疑惑：“但这不是完璧呀。”

“先生有所不知啊，”老翁叹口气说，“和氏璧因荆山之哭而受重天下，实乃不祥之物。其实，若以拱璧炫耀于世，海贼海盗，招贪招妒，是大不祥，若以纤纤钩弋，则可以钓天下哩。当年王赧得和氏璧后，便请良工琢成了双钩，所以三代传世，五朝荣华。”

司马迁问：“应该还有一个呀？”

老翁和老姬相对摇头，似有些遗憾。

“好啰！”司马迁将似乎有生命的小玉钩挂在小女孩的脖子上，笑道，“让我们的小猴子钓天下吧！”

他根本不以为这个小玉钩会有什么神奇。

他更不会想到，就在前天，长安未央宫柏梁台突发大火。令司马迁闻之起敬的卫尉王廷高——号称天下无敌的“虎翼将军”，葬身火海，王氏因柏梁台被毁而诛九族，只有一个叫慕陵的小女孩被中垒校尉李陵从大火中救出而幸免。

当时，长安醉仙酒楼走进两位风尘仆仆的老人——韩亭山上的老翁老姬。他俩凭栏对饮，对街上的繁华景象大发感慨。

“真是洞中一日，世上千年啊！”

这时候的长安，地球上大约只有古罗马可以比踵她的都市宏伟。渭水浩浩，骊山在目。方圆五十里城池，拥簇着城中之城：未央宫、长乐宫、甘泉宫、建章宫、长门宫、长杨宫……碧瓦红墙，堆堆锦绣。

突然，街上行人、商贩喧哗混乱，一片妇孺的哭声。

老翁老姬引颈张望。

店小二跑过来惊慌地喊：“二位请快离开！快……”老翁不动声色地一笑：“怎么了？”店小二小声说：“屯垦武威的边民好多逃回了长安，朝廷正一个一个地抓哩！”老姬笑道：“连老身也抓吗？”

“一看二位的行装，就知道是远行客，肯定抓。”

鎖

天

亦

尺

9

钩弋夫人



老翁向老妪一晒：“有意思！”店小二着急了，瞪着眼告密似的说：“快走啊！是虎翼将军王、王大人亲自抓啊！”

老翁一笑：“是吗？”往后一指，“你看谁来了？”店小二扭过头去，并没有谁来。可当他扭过头来时，两个老人已不知去向。桌子上留下一枚古钱。店小二举着古钱纳闷，嘟囔道：“这是什么钱啊？”

正好，一位青年壮士——从武威逃回来的郭解走过来，拿过古钱瞅了一眼，顿时大惊失色：“啊？战国赵币？！”郭解的话音刚落，当空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天昏地暗，店小二吓得直往桌下趴。郭解凭窗望着天色，一脸的茫然不解。

这天夜里，韩亭山银汉高耿，清风明月；长安却大雨滂沱，狂风吹卷。

卫尉府宗祠殿里闪耀的巨烛照着正堂高悬的王翦王贲等列祖画像。王廷高是个四十开外大腹便便保养极好的中年人。他心事重重地上了香，隐隐觉得今晚风云有异。

一个五六岁的清秀小女孩从帷后跑出来，直往王廷高的胳膊窝里偎，说悄悄话一般地小声说：“爸爸，我怕，我要跟爸爸睡。”

王廷高捂着女儿的头，带着几分哀求叹着气说：“慕陵啊，今晚会有大事发生，你不要缠爸爸，好吗……”

猛地一声霹雳，听起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狂笑，又像是两头怪兽的号叫：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列祖画像被雷火击中，噼剥燃烧起来。

“你何人——？”王廷高拔出长剑，一声长啸，凌空而去。

小小的慕陵被这突然的雷火吓昏了。当她醒来时，躺在浑身是血的父亲怀里。

四周都是大火。已是奄奄一息的王廷高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玉钩，往慕陵脖子上挂，小心地藏进衣领里，以死前的余力吼道：“王家仇人，配此玉钩者也！”

王廷高像一团泥一样地软下去……

“爸爸——”慕陵尖叫着大嚎起来。

一团白光在火焰中闪动。

才十五六岁的少年——中垒校尉李陵，红袍白马，从火海中冲过来，一把提起慕陵，冲出一道道火墙。慕陵在李陵怀里拼命挣扎哭叫，像小动物似的又抓又咬：“我要爸爸！我要爸爸——”李陵吼道：“柏梁台被烧，王家当诛九族，你还有什么爸爸！”慕陵不哭了，看着李陵脖子上的抓痕，猛地抱住李陵的脖子大哭起来：“哇——”

适值皇太后和寡居的馆陶太主在长门宫前观火，听到李陵怀里的小孩哭声，问明缘由，老大不忍，由长门宫废后陈阿娇收养下来，算是留下了王家最后一线血脉。

这天晚上，司马迁收拾筐笈，做明早离开的准备。小女孩像个小大人坐在一边，低头掂带，很发愁的样子。老姬看着小女孩笑：“瞧我们的小嫁娘，舍不得‘夫君’走呢。”小女孩不笑，生气似的走过来，拉拉司马迁的袖口，指指自己的额头。司马迁明白了：“哎呀！往后谁给我们的小猴子点美女红呢？”

小女孩眼泪汪汪的了。

老姬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要不怕疼，点上丹凤，用针刺一个，那就洗不掉了。”小女孩破涕为笑，跳起来喊：“奶奶，我不怕疼！我要马哥哥刺！”

老姬找来针，小女孩头枕在司马迁的大腿上，司马迁小心地刺。

“疼吗？”司马迁紧着喉咙问。小女孩眯着眼，望着司马迁笑得咯咯地：“不疼不疼！”

晨雾缭绕，朝阳初上。竹篱门前，司马迁向老翁老姬及小女孩辞行，要上路了。

小女孩拉着司马迁的袖口不让走：“马哥哥，我还想听你讲古。”

司马迁突然有些不忍，放下筐笈，从里面拿出几份简册，捧在

鍾

人

亦

人

71

鈎

弋

夫

人



老翁面前，真诚地说：“我知道两位定是世外高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这几卷册子乃我宿构，早已背熟，可以留在这里。”他转过头对小女孩说，“马哥哥的故事全在里面，以后让爷爷奶奶给你讲吧。”

老翁很是感激地说：“多谢先生的美意。我们教她认几个字是可以的，但要讲古嘛，我和她奶奶都不知古啊。”

小女孩抱着一卷册子，像抱着一只宠物，在脸上亲。

“马哥哥，我读会了这些书，你就来娶我！”

“好嘞！”司马迁无限慈怜地抚着小女孩的头。

挥手之间，三年来的萍踪浪迹生活，对逢会离别已从不记怀的司马迁，胸中突然间涌起一阵隐隐的刺痛——是那牡牝未分的小女孩？还是这令人弃尘忘俗的世外景趣？

泉流清清，花树掩道。一阵异响打断司马迁的遐思……啊？

一群猴子，各捧着一个桃子，环跪遮道，每一张沉默的脸上，都是无人能解的恋恋之情……司马迁放下筐笈，抱拳礼拜之间，竟流下热泪。

“马哥哥，早点来娶我呀——”小女孩清亮的叫声，在山谷久久传响。

2

司马迁想，一别就是整整十年，那个与猴群为伍的小姑娘，该有十六岁了，可能早就嫁人了吧。

车马辚辚，烟尘蔽日。河间韩亭驿道上，千军万马，浩浩西流。前呼后拥的华盖羽葆，向滚滚尘世炫耀天子巡狩的赫赫威严。

这是太始三年(公元前九十四年)八月，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、东海求仙后的返都仪仗。

走在最前面是一位骑雪青马的奶油小生模样的青年将军，红袍

银甲，秀色可餐。小伙子提一杆长枪，挺胸收颐，一本正经，有些顾盼自雄、目无千古的傲气。在老成者看来，还有些狐假虎威的虚荣。

不能苛求他。将门之后，纨绔子弟，钟鸣鼎食蓄养的贵族青年——李陵，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，时年二十五岁，因乃祖乃父的荫庇而袭关内侯，领卫尉，正是青春得意的豆蔻年华。

紧跟他并辔而行的是两位中年将军：右边的这位怀抱一把长剑，八字胡向上卷曲，双眼微眯，身子随着嘚嘚的马蹄一耸一耸，似在打瞌睡。护军任安，曾是朝廷显贵卫青的门客，也因卫青的鼎力推举而身居九重，得飞黄之快。左边的那位，虬须刚张，一脸凶焰，骑一匹黑炭般的骡子。二师将军海西侯李广利，并不仅仅因为妹妹李姬得宠的缘故。他以三征匈奴斩首十万级而深得人主的嘉许，功盖朝野，砥柱庙堂。

枪戟如林的禁军中央，六匹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白额银蹄枣红马，拉着黄缎子描龙绣凤的銮舆，矮几上供着果品点心，宽敞得像一间小房子。里面斜躺着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：当今天子大汉皇帝刘彻。此公要说与凡夫俗子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就是他的体形肥硕无朋。再，朦胧的双眼射出的青光，用炸裂出云缝的闪电来比喻，似乎远远还没有到位。

紧跟皇车的是刘彻的三个儿子：长子储君刘据——一个显得成熟的大龄的青年，总是东张西望，百倍警惕；次子齐王刘闳生得胖壮憨实虎头虎脑——垂着头似睡非睡；么儿昌邑王刘博文质彬彬秀色逼人——眯着眼，冷眼观察着周遭的动静。

三位龙种的后面，是绵延十里的数十乘的车队和中尉、长平侯——前大将军卫青之子——卫伉率领的卫队。

紧跟銮舆的一辆三驾马车中，危坐着一个身体微胖的老臣和两个中年文官。

老臣是御史大夫汲黯；年轻点的是河间令张汤和太史令司马迁。

司马迁青髯长垂，神情飘逸，手执一卷，不时巡睃车外景物，惴

鍾
氏
夫人

鍾
氏
夫人

鍾
氏
夫人

鍾
氏
夫人

惴惴地翘盼着什么事情发生。他已于五年前接任乃父司马谈的职务，荣膺太史令了。已过而立之年，口哨之声绝响，也多了几分官场成熟。皇上近侍，每次朝会都站在离銮台最近处，当然只是做些朝事笔录的案牍文书。司马迁很专恋自己的工作。秦始皇听信李斯的鬼主意，一把火烧掉了历代史官的《史记》，司马迁深感痛惜。他雄心勃勃地要写出自己的《史记》，“君子立言，贵为不朽”。而只有朝廷史官，才有机会接触皇家图书哩。

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花开花落，转眼就是十度春秋。

山河依旧，人世沧桑。当年那个少年书生影去无痕。司马迁捋着自己的胡须，不觉凄然一笑。

汲黯审视着司马迁，笑道：“太史令先生心有旁骛。当年云游天下，想必爪泥此地？”

司马迁一揖：“御史大夫大人果然明察秋毫啊。”

张汤拱手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恕张汤冒昧，太史令先生念念在怀的应该是一位好女子。”

司马迁点头一笑：“河间令大人说对了，确是一个小女孩……”

小猴子，那个小精灵样的小女孩，该是个大姑娘了，精美的小玉钩，钓到了什么呢？两位遁世特行的老人，依然健在吗？司马迁心猿意马，浮想翩翩。路旁高树，石上清流，一景一物都让司马迁分外亲切，依依有情。他很想停下来，哪怕只停一两个时辰也好。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人生许多事情，都失之交臂。

已是耳顺之年的刘彻，十六岁登基，在位日久，是不可能耳顺的了。而且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就特别固执，特别迷信，特别怕死。

循着秦始皇海上寻仙的路线，刘彻四月初启蹕长安，祭中岳，封泰山，禅蒿里，直抵蓬莱，但见云海苍苍，烟涛茫茫，仙踪渺渺。

在滨海整整蹉跎一个多月，人家神仙就是不肯屈尊接驾。刘彻虽然老大不快，但毫无办法。他说要亲自航海求仙，表示一下大汉